

錢基博集

SUNZI ZHANGJU XUNYI

孫子章句訓義



傅宏星 / 主編 傅宏星 / 校訂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錢基博集〕

SUNZI ZHANGJU XUNYI

孫子章句訓義

傅宏星／主編 傅宏星／校訂

新出圖證(鄂)字 10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孫子章句訓義/錢基博著. 傅宏星校訂. 一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3
(錢基博集)

ISBN 978-7-5622-4851-4

I. ①孫… II. ①錢…②傅… III. ①兵法—中國—春秋時代 IV. ①E8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45427 號

孫子章句訓義

錢基博著

傅宏星主編 傅宏星校訂

責任編輯: 郭志剛

責任校對: 皮 明

封面設計: 甘 英

出版發行: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漢市珞喻路 152 號

郵編: 430079

電話: 027—67863426(發行部) 027—67861321(郵購)

傳真: 027—67863291

網址: <http://www.ccupress.com>

電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務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瓊

字數: 368 千字

印張: 23 插頁: 4

開本: 787mm×980mm 1/16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定價: 43.00 圓

歡迎上網查詢、購書

敬告讀者: 歡迎舉報盜版, 請打舉報電話 027—67861321

出版說明

錢基博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五七),字子泉,號潛廬、老泉,江蘇無錫人。現代著名學者、文史專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奮讀書,博涉古今中西,治學領域極其廣泛,曾自述:“基博論學,務為浩博無涯涘,詁經譚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發其闡奧。自謂集部之學,海內罕對。子部鉤稽,亦多匡發。而為文初年學《戰國策》,喜縱橫不拘繩墨。既而讀曾文正書,乃澤之以揚馬,字矜句鍊;又久而以為典重少姿致,叙事學陳壽,議論學蘇軾,務為抑揚爽朗。所作論說、序跋、碑傳、書牘,頗為世所誦稱;碑傳雜記,於三十年來民情國故,頗多徵見,足備異日監戒。論說書牘,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邁之辭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則以生平讀書無一字滑過,故於學術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發奧之論。”誠為先生終生治學生涯的實錄。可是對於當今一般學人而言,恐怕祇會注意錢老先生“文在桐城陽湖之外,別闢一塗”和“集部之學,海內罕對”兩個方面,殊不知他在史學、經學、子學等方面亦造詣宏深,不僅著作數量多,而且門類齊全,幾乎無人能及。而錢先生生前,雖未能對自己的所有著作進行彙編出版,但從目前僅存的八冊綫裝本《潛廬集》鈔稿中,仍可以看出他對於出版文集是有所考慮和規劃的。據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江蘇古籍出版社就擬議出版《錢基博全集》,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未能實現。一九六一年,先生之弟錢基厚亦曾為之編訂《潛廬家藏遺文集》,可惜現在下落不明。最可歎者,“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先生遺留的五百餘冊、綿歷數十寒暑的《日記》,遭到查抄、批判,並被付之一炬。因此,二十多年前,吳忠匡、周振甫、石聲淮等前輩學人就曾呼籲社會和有關學術團體、出版單位趕緊整理出版錢先生遺著,使其人其學不至湮沒無聞。

一九八六年,臨近“錢基博先生誕辰百周年”的紀念日子,華中師範大學在章開沅先生的支持下,由錢先生弟子彭祖年、石聲淮、吳忠匡等人牽頭,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一九八七年底,華中師範大學以學報特刊的形式,首次將

部分遺著結集面世，為我們瞭解錢基博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時，湖南嶽麓書社又重新出版了錢先生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近百年湖南學風》等著作。十年之後，我校曹毓英先生以此次整理工作為基礎，精心策劃，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編輯出版了《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此書對推動國內錢基博研究的深入開展可謂功不可沒。此後又是一個十年期，我們委托傅宏星先生陸續對錢基博遺著在全國各大圖書館的保藏情況進行了一番細緻的普查，一份相對完善詳備的著作編年目錄也隨之形成了。

綜觀錢先生一生，出版各類學術專著二十六部，編撰各類教材十二部，雜著十二部，稿本、油印本等未公開發行的著作二十一部，約計七十一部，目前均分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大學和民間私人手中；而他的大量學術論文、碑傳雜記、書信則散見於解放前出版的地方報紙、學術刊物、鄉賢著述、譜牒家乘和私人手中，無人問津，漸致散佚。雖然先生逝世至今，大陸方面，他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多次再版，甚至影印出版，如《經學通志》、《版本通義》、《〈周易〉解題及其讀法》、《〈四書〉解題及其讀法》、《現代中國文學史》、《（增訂新戰史例）孫子章句訓義》、《近百年湖南學風》等。港臺方面，臺灣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亦有多部錢著多次重印出版。但這些重版的著作還不到錢先生公開出版物總數的五分之一。

華中師範大學是中國真正具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少數知名大學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有一批又一批筚路藍縷、披荆斬棘的先驅者，他們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為華中師大的奠基與成長作出了無可磨滅的貢獻。

隨着我們對大學學脈與傳承精神的感悟日深，出版社已將把挖掘百年老校豐富的學術資源作為未來工作的重心之一。整理出版一代國學大師錢基博先生的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責無旁貸。可以這麼說，正是在幾代學者的共同關心和努力下，經過二十年的醞釀和籌劃，二〇〇六年六月，我們才正式將《錢基博集》列為我社在“十一五”期間的重點出版選題，計劃分輯推出。同時，精心組織，合理安排，從資料蒐集、點校、專審和圖書設計四個方面加大資金和人員的投入，努力打造好此項精品工程。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凡 例

一、《錢基博集》以公開出版著作爲基礎，增補了目前已發現的未公開發表的手稿本、油印本等，還包括大量散落在《新無錫》、《無錫新報》、《錫報》、《通海新報》、《南通報》、《力行日報》、《江蘇民報》、《武漢日報》等報紙，以及《婦女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新教育》、《東方雜誌》、《無錫縣教育年刊》、《約翰聲》、《甲寅週刊》、《國學叢刊》、《清華學報》、《清華週刊》、《光華大學半月刊》、《青鶴》、《國立師範學院季刊》、《國立師範學院旬刊》等雜誌上的散文、小說、方志、序跋、書牘、碑傳等佚文。當然還包括目前我們能夠見到的地方教育雜誌、譜牒家乘、鄉賢著述中的序跋文函、碑傳雜記等，亦予以收錄。

二、關於底本的選擇和確定。專著方面，有修訂本、增訂本的，以修訂本、增訂本爲底本；如果沒有修訂本、增訂本，則需要比較初版、再版，取其較優者爲底本。當然，港臺的重印本、盜印本也在此遴選範圍之內。散篇方面，某一篇文章可能會在多處發表，文字或不盡相同，則酌情取捨，若影響到對句意的理解，則用腳注說明，以利讀者判斷。部分油印本還有復本，則取其較優者爲底本。各卷所據底本，一般無標點或僅用舊式圓點者，均重新標點；底本未分段者，一般不予分段。

三、各册散篇在前，專著在後。卷內各篇（專著和散篇），一般均按成文（成書）時間先後編次。凡有年月可考而日無可考者，列於各月之末；凡有年可考而月、日無可考者，列於各年之末；年份不詳者，列入各卷之末。爲節省篇幅，避免重複，凡已經被收入專著中的篇目，又沒有必要單獨歸類或按單篇發表時間分列的，則只收錄一次。有改動處，酌加注釋。凡輯入《錢基博集》者，一般仍採用原有標題，個別的酌加改動。新收錄的論著亦遵此例，但未經發表的書信短箋則由編者根據內容或收信人另加標題。

四、各册部分專著，注明出版机构名稱、版期。凡輯於報刊之散篇者，注明所據報刊雜誌之名稱、版期。所標時間一律採用西曆。

五、凡收入本文集的作品，均不做刪改；作者的原用字、原譯名，習見的異體字、通假字，原則上保持原貌；標點符號用法，多依從作者習慣，未予改動。

六、《錢基博集》除署名主編之外，校訂者不一，亦同署名。各册由校訂者標點、校勘。底本原注用小字或（ ）標明；錯別字、脫字、衍字等則用脚注予以說明；缺字用□標出。

卷 頭 語

《孫子章句訓義》，僕舊日之所刊也；新戰史例，則今之所增訂也。往者德國兵家克老山維茲詔人：“欲學兵法，祇有讀史。”人謂理論爲事實之母；不知事實乃理論之母；無事實，無理論；而有理論矣，苟不能驗之以事，抑亦無徵不信！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兵法之所以演進者三：其（一）曰綜兵事以籀爲法。孫子生春秋之末，列國兵爭，聞見習熟，而著十三篇，以爲中國言兵之祖。克老山維茲與於普法之役，身經百戰，退而論兵以著書八卷，肇開德國兵學。是故非戰國紛紜之世，不能產兵法！蓋法不虛立，有兵事而後有兵法。苟無其事，不能空憑以抒議也！非聰明天廩之士，不能著兵法！事變之曠，屠僇之慘，俗人眩焉，獲免爲幸！惟智勇深沈者，默識心通，不震不懣，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其（二）曰衍兵法以籀其例。古人發凡起例，無不原本事實；而言簡以賅，未可以臆，無徵不信，抑亦無徵不明！德國史梯芬將軍，傳授心法以承克老山維茲，而蒐集古今速戰速決之例，成爲《卡南》一書。吾國唐之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輒摭摭史事，與孫武書之義相

協，並頗相類者纂之，爲卷十有五，爲目百四十有奇，條舉件繫，大抵以孫武書明法，而以古事爲驗；其於唐以前兵事略備矣！明武進唐順之論用兵指要，撰有《武編》十卷，分前後兩集，而後集則徵述古事，亦猶杜佑之志也。惟克老山維茲言：“籀史例以闡兵法，宜用最近之例。蓋古代之事，往往書闕有間；而時代愈近，則記載愈完備；此非言古代之例，一無可取也；如戰略綽綽數大端，古例何嘗不精要；惟戰術及戰略之詳細布置，則以近例爲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時變相類。”嗚呼！此吾新戰史例之所以爲增訂也。其（三）曰用兵法以顯諸力。同一史梯芬計畫也，同一迂迴戰略也，然小毛奇一九一四年用之於法而無效；而希特勒一九四〇年用之於法，則有成功者，顯之有力也。此則行軍用兵，將帥之事；而非書生紙上談兵所敢置喙矣！書生不能用兵，然而書生不妨談兵；由談兵，而知兵。昔胡文忠公未嘗不有慨乎言之，以謂：“天下之大患，總是書生不知兵之過；總以兵事爲小人之事，非學者之事；一遇警動，則讀書人早已遠走，或隱匿不出；實因其人志氣不能自爲，不知兵事！不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兵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挫而志不可挫。”志何以不挫？曰知兵而已！嗚呼！古人以憂患動心忍性；今人以憂患倖生喪志；平日侈談之學問經濟，文章道德，一旦大難當前，未有片語隻字，可以鎮得心定，振得氣壯！明之亡也，亦有老秀才無拳無勇以爲國干城，而見危受命，神閒氣定，安坐以待，引頸受刃者！今人則併此勇氣而無之！四郊多壘，亦士之辱！效死勿去，何必軍人！而大敵未臨，學府先震，道聽塗說，庸人自擾，不惟無勇，抑亦不智，播散謠傳，搖動人心，鼠駭獸走，逃死勿遑；大師失其所以爲表，後生失其所以爲學，見之氣喪，語之顏赧，君子修辭立誠，吾言豈不然乎！嗚呼！此十三篇書之所以不可不讀也！

吾之所爲籀新戰史例以闡十三篇書者，自甲午中日之戰，日俄之戰，歐洲第一次大戰，及阿比西尼亞、西班牙、阿爾巴尼亞之戰，以迄今日方酣之大戰，而上溯於普王非烈德立、法帝拿破崙兩雄；凡列國兵情國勢，齊民訓士，布陣用器之制，戰勝攻取之方，乃至參謀之組織，間諜之運用，莫不互勘其得失，闡論其因果；而尤致力於歷史之演變，推見本末；然後知十三篇書，囊括古今，真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

近代論兵，多以德國爲典型；而吾國之說《孫子》者，往往斷章取義，以皮傳德國兵家之說；此不知《孫子》者也！孫子不云乎！“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德之兵家，徒知用兵之利而已！德國兵法，始於菲烈德立大王，謂：“勝利者，前進而已！儻有攻人之力，可以乘人之不備而不爲攻者，其人則愚人也；爲國則愚國也！”老毛奇將軍則曰：“戰爭爲上帝創造世界計畫之一！儻無戰爭，世界將沈淪於唯物主義之深淵，而不能拔矣！唯戰爭，足以洗滌物質享樂之世界！”魯登道夫言：“戰爭者，人之天性也。強者勝而善者敗，於是不高貴之惡者，突進嚮前！使高貴者而不敗，則必高貴者而亦強，斯可以抵抗不高貴者，而繼續生存耳。”希特勒言：“戰爭者，永恒者也！普遍者也！無空間，無時間，無所謂開端，無所謂和平，無戰爭，則無生命！”不恤糜爛其民而戰之，倖災樂禍；此誠孫子所謂“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者也！

至於十三篇書，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因利制權，作戰謀攻，而必以全爭天下，禁攻寢兵，其言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鄭重丁寧，“非危不戰！”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詘！爲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嗚呼！孫子，仁者也；其言也詘！而德人之言兵也則易矣！戰國時，趙括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嗚呼！德人之言兵也則易矣！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

俾斯麥以德國鐵血宰相稱；顧頗不嫌於德國軍人之戰略，雖老毛奇將軍亦非所重！方一八六九年，拿破崙第三之將啓釁於德也，俾斯麥獨居深念，以謂：“波蘭，小國耳！然以俄、普、奧三大國之力，亡之百年，而民未親附，叛者四起！況以法人之聰強，有悠久之文化！德如敗法，於德何補；徒以賈怨，未必爲功！縱得亞爾薩斯，不得不出兵以守；而法國不亡，必有一日得其所與，以成聯盟，而與我爲敵；我不得旰食矣！”嗚呼！此固鹵莽滅裂，好大喜功之德國兵家，未易遽以告者也！顧不意而俘拿破崙第三；

俾斯麥念：“今而後，吾德人不知何日得太平矣！”維此老成，瞻言百里！顧德國兵家，則以謂：“戰爭者，民族生存之一方式。人類之生於今，應以戰爭爲終身之職業。”而其戰略，則欲用殲滅戰略，謂：“應採速戰速決之法，以殲滅敗者而摧殘之以絕跡於歷史。勝者何必與敗者談判和平之條件！蓋一經戰敗，即無談判之資格；而戰勝者，僅須從心所欲，提出條件，以交戰敗者接受而已！”一九一四年，小毛奇欲以施之於法，而未遂也；遂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府世界之怨，而幾以不國！顧不悔禍於厥衷！魯登道夫著《全民戰爭論》，謂：“方針，何惜偏！祇要偏能澈底，則反而正矣！”意以爲小毛奇不澈底也。今白魯希茲用閃電戰以佐希特勒，滅國者十餘，而法亦潰；計可謂澈底矣！然而喋血萬里，伏尸千萬，破人之國，德亦無成，連兵不解，勝利何日，丁壯死於鋒鏑，老弱不得一飽，損人不利己，意欲何爲！嗚呼！是則偏之爲害，而孫子之“必以全爭於天下”也！然而希特勒其知之矣！方其破波蘭也，大聲呼籲，以謂：“西線戰局之相持，匪余所曉！如連兵久不解，必有一日，德法之間，劃新疆焉！然世界殘破，不見莊嚴之都市；而破瓦頽垣，一片荒涼，豈余之意！曠觀歷史，幾見戰勝之事；而常兩敗以俱傷！”吁！何其言之恫也！顧虎已騎背，不能再下；劍已出鞘，不得自收；張脈憤興，欲罷不能！汝佔先著以雄飛，誰甘輸情而雌伏；既有今日，何必當初！而閃電之戰，勝在奇襲；故技慣試，人有虞心！克老山維茲嘗言：“如攻擊者，以突襲之活潑爲常，此實大誤！”習以爲常，雖襲何突！傳授心法，亦已質變！乃人情好奇，談者誇詡；日本，我之自出，生心害政，拾德國兵家殘唾，師其餘智，不恤反兵所親，日以肆毒於我，同種同文，相煎何急！不知其國東鄉大將有言：“熱心於戰爭者，不知戰爭者也！凡經歷戰爭之恐怖，而猶嗜戰爭者，非人類也！無論何法，必勝戰爭；吾人必不顧一切以力避戰爭！苟非危及民族之生存者，不可以戰爭！”嗚呼！此孫子之所謂“非危不戰”，而老成之謀國，少壯軍閥之所漫不措意者也！不圖前車將覆，後轍已尋！國人談兵，亦多誦德！或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與其困守以待攻，不如先發而制人！”或曰：“國土防禦，當在敵境。”矜閃電戰之奇捷，以導揚速戰速決之論。凡此不中情實，播爲美談，生心必以害政，異日將爲厲階！嗚呼！希特勒之所以能爲閃電戰者，亦以德國科學之精研，工業之發達，由來已久，而憑藉者厚，因勢利導，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亦豈歲月所能有功；

然而悉索敝賦，二十餘年，虜使其民，日困征繕，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憔悴虐政，不知稅駕；希特勒之威聲，震耀宇宙矣；於德之國計民生何有！夫德之國土防禦，在敵境矣；日之國土防禦，在我境矣；然而“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堅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固孫子之所大戒，而顧亦步亦趨，欲逐後塵乎！余故推本孫子之意，以明著閃電戰之不足奇，速戰速決之不可能，條舉件繫，具論於篇；辭而闕之，廓如也！

嗚呼！我中國今日之抗戰，不患不勝；所患既勝之後，票倭鋒協之武人，狃於一役，“不知用兵之害”，好大喜功，日糜爛其民而戰之，如希特勒之所為也！借使希特勒之舉兵也，僅以毀凡爾賽之條約，恢德意志之榮譽，師直為壯，豈惟德人之所願欲，抑亦舉世之所同情；而雄圖既溢，瞻視非常，欲以并吞八荒，力征經營，罷民以逞，樹敵日衆，終亦必亡而已矣！所貴乎兵家者，豈一勝之為烈；尤貴有以善其後；未制勝，且先慮敗；既制勝，宜圖保勝。而德之兵家，徒為制勝而已，敗且無以善後，勝亦豈能終保！抑兵之為用，制勝未易，善敗尤難！而我蔣委員長以積弱之勢，抗暴興之日，再接再厲，而氣不撓，善敗不亡，敗豈終敗，可謂善敗也已！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而德之兵家，則不為“哀”而為“亢”！“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我蔣委員長有焉！余嘗謂德國兵家：史梯芬之蒐古今殲滅戰例，知兵事而不知兵法者也！塞克特及白魯希茲之創閃電戰，知兵器而不知兵法者也！惟蔣委員長為能知兵法，以退為進，推亡固存，無兵器而固兵心，作士氣，敗而逾奮，此所以不可及也！既有以善敗於方今，必有以保勝於他日！

余觀列國戰略之成功，莫不習慣成自然，原本歷史！英之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自拿破崙之戰而已然；俄之寓攻於守，致人而不致於人，亦自拿破崙之戰已然；德之貴勝不貴久，自一八六六年，普奧之戰已然；日之制人於先發，自甲午中日之戰已然；運用之妙，熟極生巧，蓋歷史之相沿，而因習者有素也！特是陳陳相因，數見不鮮，我所習熟，敵能預測，而有以相制，則無以善後焉！獨蔣委員長高瞻遠矚，推陳出新，以空間換時間，而予敵以不決；以弱勢耗強敵，而持我以堅忍；決心抗戰，可失地而不可媾和，

一破中國數千年之歷史，而不爲因循！吾嘗慨吾國士夫，震於歐化，而輕家丘，民族自信之心已墮；論及歐戰，輒詫戰術之創新，雖臭腐亦爲神奇，而太不知歷史！一談抗日，則又疾首蹙額，宋、金、元、明、清之故事，潮上心頭而不能自拔，往往降志辱身，而求以全軀保妻子；縱有形格勢禁，而慷慨當衆，沈吟私室；知識愈高，意氣愈沮，而無法以自振；則太熟歷史爲之厲階也！此一役也，中國歷史，將爲之轉變，而予民族以自信，滌舊染之污而自新；豈僅一勝之爲烈！吾嘗持此誼以告人；而人莫之信也！

或有問於予曰：“宋之南渡也，李綱、張浚，咸議抗金，而日尋干戈，無役不北；卒以媾和，而生民稍得息肩，不已多乎！”余應之曰：“昔李綱勸高宗首定國是；而宋之敗也，由於國是不定，二三其志！宋人怯戰以求和，金人餌和以亟戰；金人且和且戰，宋人不戰不守，宋不爲備，而金乘之；史實具在，豈戰之罪！而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鎮之役，金之鐵騎縱橫，亦非無堅不摧也！使當日如蔣委員長者，總師干以與周旋；愈敗愈不和，愈戰愈強，以堅制銳，金何能爲！今決心抗戰，國是久定，士有死志，民無二心；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曲我直，吾何畏彼哉！吾觀李綱、張浚，議論纒纒，兵情敵勢，焯有所見，然以不習戎事，於將士非素拊循，雖有經國料敵之智，而無臨戎馭軍之才，終不足以當大任，捍強敵！是故李綱、張浚，知兵法而不知兵事者也！蔣委員長，則知兵法而能治軍事者也！李綱、張浚，縱無力以抗金；蔣委員長，必有材以敗日；今古事異，可斷言者！”

或又曰：“自古中國，有起西北，以兼東南；罕有東南，克定中原！而今國都播遷西南，人以吳三桂視之矣！”余應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昔趙翼論長安地氣，以謂：‘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秦中自古爲帝王州，周秦、西漢遞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間割據；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山下，距故城僅二十餘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統。唐因之，至開元、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盛極必衰，理固然也！自是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後河朔三鎮，名雖屬唐，僅同化外羈縻，不復能臂指相使。蓋東北之氣將興，西方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故雖不爲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氣，漸衰而未竭，故雖不能制東北，尚不爲東北所制；而無如氣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於是元宗避祿山，

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陝州之行。德宗避涇師，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顛簸不安，知氣之消耗漸散！迨僖宗走成都，走興元，走鳳翔；昭宗走莎城，走華州，又被劫於鳳翔，被遷於洛；而長安自此夷爲郡縣矣！當長安夷爲郡縣之時，契丹安巴堅已起於遼，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消息！特以氣雖東北趨而尚未盡結，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爲之迤邐潛引，如堪輿家所謂過峽者。至一二百年，而東北之氣，積而益固；於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皆控制於東北；此王氣全結於東北之明證也！而抑知轉移關鍵，乃在開元、天寶時哉！’上下古今，此誠博學通人之論！然東北之氣，極盛於清，而亦消耗以盡；與之代興，將在西南！趙氏以安祿山之反，爲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消息；吾則以吳三桂之反，爲地氣自東北轉西南之消息！蓋自明以前，西南諸省，蠻夷荒服，僅等羈縻，曾無力以問鼎中原！及吳三桂稱兵雲南，一出而秦隴響應，東南震動；稱帝衡山，清廷岌岌，連鐵騎以南下，而苦戰荆岳久不解，如楚漢之爭滎陽、成臯焉；此正地氣自東北轉西南之消息；特以氣雖西南趨，而尚未結，其興也淳，其亡也忽！清廷遂據幽燕以盜有諸夏者二百年；然革命常起南方！廣西崎嶇嶺徼，地瘠民貧，有史以來，何當大局！然洪秀全、楊秀清發難金田，乃裹五嶺之民，陵厲無前，出湘蹶鄂，順長江而下，奠都金陵，奄有天下之半者，垂十餘年；兵鋒之銳，直達津沽！清廷蹙縮而莫誰何；於是曾國藩、左宗棠之徒，起於湖南，用湘軍以與角逐，塵乃克定；而湘軍四出，東至東海，南踰嶺外，西定天山。清廷拱手仰成以得苟延；則是西南之氣日王，而東北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氣之西南趨者，則有武漢、衡湘，迤邐漸引以爲過峽。黃興起於湖南，黎元洪舉兵武昌，而清廷之大命以傾！及袁世凱因清之故都，洪憲稱帝；而蔡鍔以雲南首義，一舉而覆之；則是西南之氣以益旁薄！抗日軍興，而國都播遷西南，以奠民族復興之基；文化隨之深入，西南必以開發。地運何常，人事可恃！然則今日之大患，不在日人兵勢之強；而在吾人之歷史因襲觀念太強，氣不自振，志以先沮也！”

嗚呼！物腐而蟲必生，志疑而間以入！吾人喪氣沮志，以疑於戰；此固日人之所大欲，而間之可得人也！觀於歐洲第一次大戰：一九一七年，俄軍雖不振；然德人不敢以一卒叩邊，而割地以亟和者，列寧之護送回俄，而德

人之用間成功也；非戰之罪也！一九一八年，德人百戰百勝，而亦內潰；則以英法之宣傳成功，而人民之厭戰以深也；亦非戰之罪也！今希特勒啞啞叱咤，縱橫歐陸，滅十餘國；人皆震於閃電戰之威！顧校其成功；國之破於戰者十之三；國之破於間者十之七；而所以爲間，則一本克老山維茲之傳授心法，操縱敵國之輿論，餌以和平，而煽誘敵國之民志，使之厭戰而自爲瓦解焉！嗚呼！吾儕士夫，讀書明理，豈有賣國以爲間；徒以罷於奔命，厭戰情深，談吐之間，張皇敵勢，而不知不覺，播散謠傳，以爲間用者，吾見亦多矣！此吾之所大懼也！嗚呼！三十年來，吾見列強用間以破人之國者，不爲少矣！陰謀祕計，微乎微乎！就所覩記，蒐著其事，以闡孫子用間之篇，如禹鼎之鑄奸，如秦鏡之照妖，繪影繪聲，窮態極妍；豈如太史公之好奇哉！毋亦以爲國人監觀也！

余少喜談兵，老不自振，讀書數萬卷，到老不得一字之力；教書三十歲，報國幾見一士之用；撫衷唯有悔餘，羈旅以延病喘，作伴回鄉，不知何日；首丘思切，殊難爲懷！獨念本院締造，茂公亟招，間關以來，長沙大火，楊家灘之工院亟遷，而藍田之人心大震，風聲鶴唳，士氣已墨！而茂公神閒氣定，經營方亟，撫綏多士，以有今日；其間長沙大戰，亦再而三，迫近前線，驚心烽火，士無靖志；而茂公在危不擾，絃誦依舊！作育之效，未知何如；即此矢志不撓，處變若定，率勵多士，俾知有勇，而體不懼，以安問學；已足立懦廉頑，樹之風聲！嗚呼！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士之常！此而不能，百年樹人，亦奚以爲！此僕衰病餘生，以得追隨爲幸者也！屠龍之技，於我何有！伏櫪之驥，不能無嘶！此中耿耿，讀者監諸！無錫錢基博識於國立師範學院之光明山，時爲夏曆辛巳除夕，山居已四度除夕矣！雲天淒黯，急景凋年，余髮種種，蓋不勝遲暮之感云！

序

《孫子》世傳十家注，陽湖孫星衍平津館校刊，頗稱審核；然亦以臆改爲病！余取正統道藏本及吾邑明談十山嘉靖刊本參校，往往有原本不譌，而孫氏據《御覽》、《通典》諸書所引，校改以致譌者！談刻異同尤多；有談刻所有而孫氏無之者。湖北崇文官書局百字本，無注；世不謂佳；然有一二處劇勝者！於是參驗四本，擇善而從，句分節解，寫爲章句，以藏篋中，舊矣！其十家注，始魏武帝，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牘略，語多引而未發；而自梁孟氏以下九家，宣闡其義；亦有自抒所見，與魏武異者；其中以唐杜牧、宋何延錫爲詳博；而張預獨辨以析；梅堯臣則明白了當，以少許勝人多許。然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魏武注《孫子》三卷，孟氏解《孫子》二卷，李筌注《孫子》二卷，杜牧注《孫子》三卷，陳皞注《孫子》一卷，賈林注《孫子》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兵家類》載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杜牧注，陳皞注，梅聖俞注，王皙注，何氏注，各三卷。鄭樵《通志·兵略》載《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又二卷《孟氏解詁》；又一卷唐李筌注；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陳皞注；又一卷唐賈林注；又一卷何延錫注；又一卷張預注；又三卷王皙注；又一卷梅堯臣撰。

則知十家注舊本各自爲書；而今薈刊爲一，始於宋吉天保；採入《道藏》者是也。《道藏》中又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通志》亦著其目，據自序稱：“十家之注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注也。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而具其應答之義，曰《十注遺說》。”然亦有自以意說而不盡當於武者焉；要足以匡十家之遺而彌縫其闕也！最近海寧蔣方震氏百里嘗學兵法於德意志；習其老將，往往頌美《孫子》書不容口；因撰《孫子新釋》，民國初元，先成《計篇》；梁任公所採以入《庸言》者也。僕誦之驚歎，而訪其全書讀之，殊亦桷略未稱，如魏武注也；其釋《計篇》，亦不如《庸言》所載之詳。然宏宣奧義，或取歐故，不爲拘虛，多十家所未發；而以知新器新理，雖日出不窮，而大道無攸易；《孫子》一書，推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哲而不惑；其言亦以名家！獨惜其書成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以前，未能備物；亦猶魏武注引而未發之不能無待於梁孟氏以下九家也。

僕聞德國克老山維茲氏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年者，彼都談兵之祖，而老毛奇將軍之師也；其著書以爲：“理根於事，事貴有驗，無徵不信，兵法亦然。而欲知兵，必多讀史。史者，古人經驗之記載也。兵法乃屬於經驗之學科；惟經驗可以確定理論；而一事一理之意義，不用史例，無以闡發。惟能用史例者，而後談兵不患其鑿空，理論毋涉於誣妄；而以近代史爲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也。”蓋世以近而可驗。理無徵而不信。《孫子》書李筌、杜牧、何延錫三家注，亦多引史事以相曉譬；而戰爭之尤繁鉅以媲於現代史者，蓋莫如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儻有人焉，依據《孫子》而援歐戰事爲說，以擴三家注之所未備；古書新證，必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僕懷此意久而未有以發也！徒以抗日軍興，家山唱破，遑難奔走，不廢教學；而烽火驚心，客子危涕。自顧老矣，而志未衰，未能荷戈，且爲談兵；以爲：“勝負何常，禍福相倚。儻讀孫武十三篇書而籀繹其旨，知日本之勝不貴久，斯可以知我國之勢不終敗！”遂發篋中所寫章句，爲之誦說；而以十家之注，後多因前，辭或重複，徒亂人意；於是削其繁剩，筆其精粹，取意相發而不重複，以成訓義。訓者，順也；義者，宜也；順文爲說，義取其宜，融裁衆注，不爲墨守；而旁摭克氏之學，歐戰之史，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然後十三篇